玻璃鞋

姜银璟　编著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www.ertongbook.com

书　名:玻璃鞋
作　者:姜银璟
出版社:当代世界出版社
出版日期:2002
ISBN 7-80115-564-5 / I312.645
定价:26.80



第一章 哀恸

在北国，冬季的狂暴是出了名的无情。今天的北风似乎更是猖狂，卷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在原野间肆虐着。在这片本应该杳无人迹的大雪原中，一个男人正拼命地赶着路。那是金贤浩，有着辛酸过去的男人。

刚刚在工厂接到急电，通知他说怀了第二胎的妻子就要临盆，正和大女儿苔曦一起赶往邻村的医院。于是他匆匆请了假向医院赶去。

外面雪实在是太大了，连公交巴士也停开了，但他想起妻子善宇和女儿苔曦一定正焦急地等着自己，便不顾风雪，努力赶路。

病房里，急促的空气压迫着每个人的神经。已经好久了，医师与护士们忙碌着；他们并不是为了欣喜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生命，而是要尽力救回两条可能失去的生命。

手术室外头，金贤浩拼命赶到了。

贤浩慌张地往病房里看时，眼前的手术灯却熄了，医师抱着刚出生的小婴儿走了出来。可是面对贤浩，医师竟也说不出恭喜之类的话语来。

“很抱歉，我们……救不了她！”

贤浩几乎要叫了出来，眼泪止不住地奔流而出。

看见爸爸哭了，小苔曦也哭了起来：“爸爸，妈妈呢？我要妈妈！”

爸爸一把抱过小苔曦，眼泪倾泻在小苔曦的肩头。他说不出话来，只是不住颤抖，他也不知能说什么。过了好久、好久、好久，金贤浩才让医生把妻子善宇送走。

送善宇的那天，大雪不下了。也许，老天想让辛苦的善宇去天堂享福，所以早点带走了她……他是这么对自己和女儿说的。



多年以后，小苔曦和小芸曦都长大了，一家三口住在南面村中租来的简陋房子里。苔曦已经念中学，芸曦也上小学三年级了。这几年，贤浩靠着微薄的薪水，为女儿筹这个添那个的，可就没有帮自己买点什么。

这天，芸曦将在学校的才艺发表会上表演。苔曦和爸爸匆忙赶到时，才艺表演也开始了……

舞台上的小男孩朗声道："仙度瑞拉小姐，请你试试这只玻璃鞋。"

"不要，我不要穿！"没想到饰演仙度瑞拉的小芸曦并不甘愿照着剧本来。

这举动引得台下一阵骚乱，突如其来的状况也让舞台上的小朋友乱了阵脚。只有小芸曦觉得自己的坚持是理所当然的。结果，这场表演就在小芸曦的坚持下草草结束。

事后爸爸带着两人到餐馆，慰劳小芸曦的"辛劳"，芸曦当场大快朵颐起来。

"傻瓜，如果你是仙度瑞拉就该穿玻璃鞋啊！这样才能跟王子结婚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啊。"苔曦责备着。不过，芸曦可不这么想："那鞋子穿了会不舒服的！排练的时候我穿过好几次，它很硬，脚也会痛，我还摔倒了很多次呢。"

苔曦："这是演戏嘛。"

"可是，人家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啊。对吧，爸爸？"芸曦寻求爸爸的支持。

爸爸果然是妹妹的忠实战友："是啊，我们芸曦功课好又很听爸爸的话，就算没有玻璃鞋，长大以后还是会成为了不起的人，对不对啊？"听得芸曦颇为得意。

苔曦无可奈何，索性起身去上洗手间。

在洗手间里，苔曦看看钱包，里头只剩下几张千元纸钞了。想起还有许多账款没付，苔曦显得非常忧愁。正当她想得出神，外头突然传来叫嚣与零乱的碰撞声。苔曦好奇地走到外面张望：一群小混混正围着一个约莫十六七岁、推着自行车的年轻男孩叫骂。



其中一个带头的小流氓发难："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我说一星期来收一次，叫你乖乖交出来。如果你想在这一带送外卖，就要按时拿钱出来！你竟敢反抗，臭小子！"小流氓不悦，一记钩拳狠狠地打在男孩脸上，男孩应声摔倒。

对这群人的无理勒索，男孩不予理会："要杀就杀好了，我是不会给钱的。"躲在一旁的苔曦看在眼里，不知是哪来的胆子，鼓足了勇气大喊救命。只是男孩并没有因此得救，反而让她自己也陷入了危险——几个小混混把苔曦围住，一步步逼近她。

"抢人家的钱是坏事，随便打人更是坏事！"苔曦硬着头皮说。

小混混不屑："谁说的？"

"我爸爸说的。"苔曦接口。

小混混更不屑，还对苔曦动手动脚。苔曦想反抗却被两个混混架住。

这时众人后方传来中年男子的声音——原来爸爸不放心，正想到洗手间找女儿时，听见了苔曦的呼救。

"啊！"贤浩见女儿被欺负，不禁着急起来，奋力抄起手边一个大铁桶，给那小混混一记迎头痛击。小混混闪避不及，被铁桶打得头昏脑胀、人仰马翻。带头的小流氓见情势不妙，不敢再纠缠，一帮人便就此散去。

这时，金贤浩终于体力不支，也瘫坐在地上。苔曦与芸曦立刻拥上前去。一旁的男孩努力爬起，原本想上前道谢，但见三人温馨的景象，男孩有些怅然，不发一语便径自离开了。

三人很快就忘记刚刚经历的危险，坐上回家的巴士。金贤浩已经累得靠着椅背睡着了，小芸曦在一旁自顾玩耍着。忽然，小芸曦发现爸爸右脚的鞋子破了个洞，破洞大得能看见爸爸的脚趾头。她觉得好笑，但也心疼起爸爸来。芸曦看着爸爸的破鞋，心里似乎有了什么决定。

翌日，金贤浩一边叫孩子们起床，一边动手准备早餐。

"爸爸，帮我梳头发。"芸曦一早就来跟爸爸撒娇，坐在房间等爸爸帮她扎辫子。扎完了辫子，芸曦又伸出小脚丫，要爸爸帮她穿上袜子。

"怎么不自己穿呢？"爸爸问。

www.ertongbook.com



芸曦说:“我喜欢爸爸帮我穿嘛!对了!”芸曦突然把小脚丫抵着爸爸的脚掌,比了一下,然后露出一副狡猾的笑容。

“怎么了?”爸爸搞不懂古灵精怪的小芸曦又在玩什么花样。

不一会儿,三个人就要出门了。才走到玄关,忽然听到外头有人叫:“有人在吗?”

原来是房东先生一早就过来了。

“老弟啊,到底怎么回事,这个月又付不出来啊?”

“没有啦!你误会了,其实我也正打算今天晚上拿去给你,今天是公司发薪的日子。”金贤浩连忙解释,不希望房东难做。听了金贤浩连番保证,房东才满意地离开。

“你们刚刚都听到了吧,今天爸爸要领薪水呦,晚上我们可以吃烤五花肉,开心吗?你们下课快回家哦!爸爸要上班去了。”公车站牌前,金贤浩对着心爱的女儿说。

苔曦和芸曦听了兴奋地点点头,一起向要去上班的爸爸道别也就上学去了。

去学校的路上,小芸曦心里似乎盘算着什么。

贤浩一走进工厂大门,就见到许多同事戴起头巾,举着棍棒与布条,在工厂门口叫喊着。他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“怎么回事?”一个员工叫喊:“老板躲起来了!工厂破产,我们都要失业了!老板又不出面,我们拿不到工资了。”贤浩听了心急,正想上前问个清楚,却闪避不及被乱挥的棍子打中,晕死过去。

醒来时,贤浩已经在医院里了。

院方通知学校说贤浩受伤了,苔曦紧张地放下考试就赶到医院。一到病房外头,却听见医生正在劝贤浩好好治病。

“现在医学很发达,白血病只要好好接受治疗,有些人甚至可以多活5年。但是,如果不治疗而让它急速恶化,恐怕连一个月都撑不了。你应该为孩子们着想,万一在孩子们面前病倒,你说该怎么办?”贤浩无言,只是默默地听着。



医师与爸爸的对话像千万支针狠狠刺进苔曦的心里，伤心的苔曦掉头就跑。这时贤浩才注意到苔曦在外头，顾不得点滴没打完，赶紧追了出去。

“爸，是真的吗？你真的得了白血病吗？”知道爸爸的病情，苔曦好难过、好激动。

“苔曦，对不起！”贤浩道歉着，因为他不知道还能说什么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

“苔曦，相信爸爸，只要你相信我，爸爸就可以撑过去！爸爸不会丢下你们，自己一个人走，你别担心。”爸爸轻声安慰着女儿，但苔曦还是止不住哽咽。

“我们回家吧！”贤浩牵起女儿，坐了车回家。他心里有了打算，绝不让女儿们孤零零地受苦。他现在只能找一个人帮忙，就是自己的父亲——韩国济河集团现任会长金必重。虽然贤浩曾经发誓永远不再回去见他，但这时他惟一能托付女儿的人，也只能是令他恨了十几年的爸爸。

十几年前，金必重并吞济河集团后，希望贤浩能与另一财阀的千金相亲。当时贤浩正与苔曦的母亲善宇相恋，贤浩恳求父亲让他和善宇结婚。但是金必重极力反对，他不能原谅儿子不听爸爸的话，更何况是为了一个女人。于是贤浩拉着善宇离开，从此贤浩与善宇没有再见过金必重一面。

这时，小芸曦还不知道爸爸生病的事。今天，她下了课就自己跑到了城里的闹区，来到街上的一家皮鞋行。

“有什么事？小妹妹！”鞋行的老板一边刮除橱窗上的积雪一边问。

“我要那双皮鞋。”芸曦指着架子上头那双皮鞋，心想爸爸应该能穿吧！芸曦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猪存钱罐打开来给店老板，并示意着要老板数数。老板勉为其难地算起钱，一边嘟囔着：“皮鞋啊！你这里有多少钱呢，我看看……42800元，42900元……差不多算43000元，嗯，还有10块硬币总共有740元，所以全部加起来是43740元。”

芸曦：“对！我要那双皮鞋。”

老板大叫：“什么？那皮鞋一双要70000块呢！ 70000块的皮鞋怎么能便宜30000卖给你呢？” 心想这小孩未免有问题。芸曦坚持着：“我要



送我爸爸当生日礼物的，快点给我啦。”

老板不想理会芸曦，要赶她出去：“这个价钱我不能卖给你，你去别家买吧，快走！”

芸曦不甘心，回过身又往里头走去。

“我叫你走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这个小家伙为什么一直来烦人啊？那皮鞋我不卖你啦！”老板不耐烦，又把小芸曦推了出去。芸曦不死心：“我还是想买。”天！老板吸足一口气，他觉得这小孩大概没搞清楚情况。“问题是你的钱不够，听懂了吗？你再敢给我跑进来，我一定会好好修理你。”老板把门一甩径自进去。

急着想要这双鞋，突然小芸曦灵机一动，抓起袖子跑到橱窗前擦起玻璃来，老板听见了声音，向外探头：“你这又是在干什么？”

芸曦：“你不用担心啦！我会帮你擦得很干净哦。”

真是烦人的小鬼，老板一把将芸曦拉开：“谁叫你帮我擦玻璃了？走开！”

芸曦还是不死心，抢着手里的工具跟老板说：“我先去擦玻璃，等我擦完玻璃你再吩咐我做别的工作，大叔要我做什么我都做，不过皮鞋要卖我哦，知道吗？”芸曦竟认真地跟老板商量起来。

老板拗不过芸曦：“这小家伙，你说了就算啊？”小芸曦不说话。面对小芸曦的毅力，老板是又好气又好笑，眼光也温和下来。那老板望望手上的存钱罐，心想，今天恐怕要做一笔赔本生意了。

而先回家的贤浩与苔曦，还没进门，麻烦事又来了。房东在门口已经等很久了。这时他正因为扑了空而生气，见到父女两个便不耐地破口大骂起来。贤浩只能不住地道歉：“很抱歉，你再通融我一个月，我会尽快找另外的工作想办法把钱还给你。”

“别再说抱歉了！苔曦爸爸，我人好才不跟你计较，可是你这样太不知好歹了！懂吗？你……”房东骂起兴来，一句接着一句。直听得贤浩无言以对。见爸爸低着头，心里难过，苔曦再也按捺不住，冲上前就是一股气：“你说够了没有，你这样对我爸爸才叫不知好歹！”



房东："你说什么？"

苔曦气不过，瞄了房东一眼，便把爸爸以往对房东的好处一口气讲了出来。直说得房东理屈词穷，但对贤浩他们仍不依不饶。

"好啊！我看你从小没娘才可怜你，你却爬到我头上来了，苔曦的爸爸，你最好赶快做决定，看是要付清欠我的房租，还是要搬走……"房东说毕，哼了一声就离开了。

贤浩被这一激，身体吃不消，就地坐了下来。

今天实在够他受的了。

苔曦坐近："爸，对不起！"苔曦有些后悔。

贤浩轻声道："没关系，你说的话本来就没有错。别担心，事情总会解决的！倒是芸曦这个小家伙到哪去了，还不回来？苔曦，你去把芸曦找回来。"

可是，小芸曦还在鞋店里奋斗。为了给爸爸买鞋，小芸曦拼命地工作着。这会儿她已经把整个鞋店的清洁工作大致都给做了，做得勤快又恳切。连吝啬的老板也不禁怜惜起来，心一软，把那鞋往桌上一摆。芸曦见状开心地跳着，老板微笑着要小芸曦赶紧回家去。

这会功夫，芸曦找不到妹妹，只得回家告诉爸爸。

"什么？"听说芸曦不见了，贤浩顾不得身体疲累，强打精神就和苔曦一起出门去找。四下找了又找，果真没有芸曦的影子。"这孩子上哪儿去了？芸曦……芸曦……"贤浩生怕芸曦出了事，再往远处找去。

打扫了一下午的芸曦在公车上累得睡过头了，下了公车本打算循原路回家，好赶快把鞋子送给爸爸，却差点就在林子里迷了路。惊慌不已的小芸曦，站在交叉路口不知何去何从时，听见远远有人在唤自己。"姐姐！"芸曦看到苔曦如获救星，高兴地大喊。

"你是怎么搞的……你知不知道爸爸有多担心你……万一不小心迷路那该怎么办……"找到妹妹，苔曦又是难过又是生气，一把抱住芸曦猛掉眼泪。

"金芸曦！"是爸爸！芸曦最喜欢的爸爸在叫芸曦！

www.ertongbook.com



“爸爸，爸爸，你也出来找我啊！”芸曦正要迎上前去把鞋子拿给爸爸，她心想爸爸一定会把自己抱起来好好称赞一番。没想到，招呼她的却是一记老老实实的耳光。

“你这家伙！你真的是被我给宠坏了！你知不知道，姐姐和爸爸多担心你！你如果一直这样不听话，爸爸就不再理你了！”对着芸曦怒斥的贤浩，心里其实犹如刀割，他怕自己没机会再教育小芸曦……没多少时间和她们姐妹俩一起好好过日子……

但是，这番话听在芸曦耳中，却是万分委屈。她只想帮爸爸买鞋！想着，想着，委屈化成泪水涌到了喉头，芸曦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

回到家，芸曦哭累了倒头就睡，苔曦一旁照顾着。

贤浩走进来：“芸曦睡了吗？”苔曦点点头，然后从旁边的纸袋拿出一双黑亮的新皮鞋递给他。“爸爸，这个给你。芸曦好像敲开了她的存钱罐——为了给爸爸买皮鞋。”原来，小芸曦不是去玩耍，而是给自己买鞋去了。原来冤枉了芸曦！贤浩突然一阵心疼，觉得自己真是混账，想起不能再照顾这两个孩子，心里更万分难过。

“苔曦，爸爸明天要去一趟汉城。”贤浩决定找那个人帮忙。

苔曦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去见你爷爷！因为在这世界上可以让我安心托付你和芸曦的人只有你爷爷！苔曦，你答应爸爸一件事好吗？假如……这是假如哦！假如爸爸不在这世界上，你能答应爸爸好好照顾芸曦吗？”苔曦听完，鼻头一酸，哭着听爸爸交代好多事……

翌日清晨，贤浩来到济河集团大楼前。面对漂亮的写字楼，他竟踌躇起来，不知要不要进去。他实在担心见到父亲的情景，看到自己如此落魄，父亲又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只是，想到马上就可能无依无靠的苔曦和芸曦，他只好硬着头皮往里走。

突然一个声音把他叫住，“等一下，你是贤浩少爷对吧？”

贤浩心里纳闷，回头看一个灰发老者向他走来——原来是朴贵中大叔——贤浩认出了他。



朴贵中带着贤浩到了会长室外头。秘书陈尚万听朴贵中说明了原委，立刻招呼他，并且上前去敲了门。

“进来吧！什么事？”金必重正看着报表，听说有临时访客来，一脸狐疑。

对贤浩的突然来访，金必重一阵激动，脸部肌肉抽动了一下。但他到底是商场老将，就连面对分离已久的儿子，也极力掩盖自己的情感。久未见面的两人，彼此竟连句称谓都没有。

“近来是否安然无恙？”贤浩开口打破沉默。

“我没有理由不安然无恙吧！”父亲还是高姿态。

贤浩知道父亲并未谅解他，就开门见山地把来意说明了：“我有两个女儿，老大今年已经上了初中，小女儿今年就读小学三年级，两个孩子个性都很好，又很会读书……”贤浩想说得委婉些，但话被父亲打断。

“那怎么样，你突然来找我的原因是什么？十几年来，你从来都没有和我联络，今天突然间跑来，一定有什么原因吧？是不是那女的叫你来找我要些钱回去？”一想到儿子对自己的背叛，金必重嘴上还是刻薄着儿子，他故意将话说得难听刺耳。

贤浩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忍不住回嘴：“我太太在十年前生小女儿的时候过世了，所以请你不要再这样子污辱我太太。”

“不管她是十年前死的，还是二十年前死的，这和我无关。那女的把你从我们家抢走，而且毁掉了你，我怎么可能原谅她！我绝对不能原谅她！”

“爸爸……”贤浩正待发作。金必重没给他机会，接口又说着：“当初你跟着她走就是为了这样落魄地回来找我吗？你要的就是这种生活吗？”

“爸爸，你一点都没有变！”

“总比变得像你这样落魄要好吧！”十几年未见，两人见面却还是争执。

“你不该回来找我，你应该想尽办法让我刮目相看，至少也该做个样子，这总比回来找我好多了……”金必重还是认为儿子没用，而且这都是



因为不听他话的关系。

贤浩想反驳，但为了女儿，到了嘴边的话统统收了回去："因为只有你能够帮我！如果……我有什么不测，惟一能够照顾我孩子的人只有爸爸而已！所以我才会来找你。但是，我想的好像太天真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来找你了！"贤浩倏地站了起来，突然感到一股温热的腥味传来，是血！贤浩心里激动，病情也跟着发作，他匆匆走了出去。这些年他何尝不想带着家人过富裕的日子，只是……他的心情和这一切父亲都不放在眼里……

但金必重看见了一切，孩子这些年来苍老了，头发也白了许多。突然，他看见桌上还留着贤浩滴下的血迹，这孩子是真的过得很不好。

"没用的家伙……"金必重嘴上骂道。可是手却在颤抖，一行泪从他木然的脸颊上滑落下来。

来到了车站，贤浩只是不回头地越走越远。临上车前，买了一袋粗皮的橘子要带回去给芸曦。

外面的天色也越来越深。"大雪又下了起来。"贤浩这时心里不禁嘀咕着。

雪下得好大，风也在肆虐地刮着，公路两旁早已积了一层厚厚的白雪。

车站的人也变得格外地少。"那边今天没办法去！雪下得太大了，公车都已经停运了。"车站的人说。

贤浩急了："家里只有小孩子，我一定得赶回去啊！"贤浩想了想，决定先打个电话回家。

芸曦抢过电话："爸爸，橘子呢？橘子买了吗？"贤浩听见小芸曦的声音，不禁笑了起来："有啊！买了，买了一大袋呢。"

芸曦道："爸爸快回来，快点快点！知道了吧？"

贤浩拗不过："好……知道了！爸爸马上就回去，如果很晚都没到家，你们先睡，别等我了，知道了吗？"和孩子说完话，贤浩心里更着急着要回家了。

白茫茫的雪地看不到一个人影，贤浩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很久，猛烈



的风雪让他觉得好累好累，真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。隐约间，他忽然发现前方出现两个光点，刺得他睁不开眼，是车！是车子！贤浩狂喜着挥手向前，希望这人好心载他一程。贤浩挥舞着手臂往前跑去。但“嘣”的一声，这往前的一步却永远收不回来。

开车的人并没有看到他，车头迎着将人撞飞。

地上，贤浩没有喘气，手上还提着橘子，但橘子却散落开来。这时，贤浩还想着回家，他要回家……可是，他真的好累。“苔曦，芸曦，对不起，爸爸休息一会儿再回去，一会儿就好。”

可是，她们却再也等不到亲爱的父亲了。

这一晚，苔曦和芸曦永远失去了最喜欢的爸爸。后来有好多事她们已经不记得了……后来，两个人常常做着全家人一起吃饭的梦，爸爸还拿出芸曦喜欢吃的橘子，橘子好甜，好甜 ……



第二章　离别

父亲过世后没几天，房东就立刻来搬走全部的家当，抵付积欠的房租。苔曦和芸曦虽然极力反对，但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和爸爸一起生活的回忆，都被现实的房东搬光。镇上的警察也通知了育幼院，请他们来把姐妹两人带走，打算送往不同的孤儿院寄养。苔曦不愿意两人分开，在睡梦中想起爸爸的话："苔曦，去找汉城的爷爷，好好照顾芸曦……"于是，她把刻有贤浩和善宇两人名字的结婚戒指，分别绑成项链，挂在自己和芸曦身上。然后，趁天还没亮，两人打包好行李前往火车站，准备去寻找不曾见过面的爷爷。

"芸曦，看着姐姐，好好听清楚姐姐现在说的话，我们不会去什么孤儿院，我绝对不会跟你分开，无论如何都不会，明白吗？就算天塌下来，我也会遵守诺言，所以，你要相信姐姐，知道了吗？"苔曦抱着芸曦，要芸曦好好保管妈妈的戒指。芸曦点头答应。

两人摸黑逃离了这个地方。路上，两人看到一部黑色轿车往家里开去。可是，她们并不知道那车上坐的人，竟然就是她们要找的爷爷。

原来金必重从国外出差回来，心中却挂念贤浩的事，正想再问司机朴贵中有没有他的消息，却意外的在报上看见贤浩的死讯。金必重大惊，连忙吩咐朴贵中开车，兼程赶往贤浩住的地方。没想到他还是晚了一步，贤浩的住处已空无一物。金必重呆了许久，思忖着这些年他到底是做错了什么？贤浩怎么会死？沉思许久，他决心找到儿子留下的两个女儿，毕竟这是他惟一能对贤浩做的补偿。

"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孩子！"金必重心想。



苔曦与芸曦担心育幼院的人追来，一路赶着。可是年幼的芸曦熬不住，吵着累又吵着要爸爸，好几次把姐姐气哭了。苔曦觉得爸爸交给她的担子好重好重，自己似乎无法承担。现在她真的非常希望父亲能回来。但是想起父亲，想起父亲的话，苔曦似乎又变得坚强起来。她拉起妹妹，告诉芸曦要忍耐着，只要到了爷爷那就没事了。

但是这时，她们却遇上了那群小混混。

“一大早要去哪里啊？”是先前欺负那个外卖男孩的流氓。

“你们走开！不然的话我要大叫了！”苔曦拉紧了妹妹，不让混混靠近。

“那你叫啊，这次我倒要看看谁会跑来救你……”小流氓与两人吵了起来。混乱中带头的流氓将两人的钱包偷走了，那是贤浩的遗物，里头有贤浩与善宇的照片，对苔曦来说比生命还重要。苔曦发现钱包被抢走，心急如焚着要抢回来。情急之下，苔曦要芸曦待在原地，自己去抢回那钱包；芸曦不肯，紧握着姐姐的手。但苔曦心里急着，便松开了芸曦的手，赶紧去追那批流氓。谁知道这一松手，就是15年的离散……

苔曦气急败坏地找到流氓，不但钱包没抢回来，她还被流氓向巡逻的警察当做离家出走的少女，带回警察局去。在警局，苔曦苦苦哀求警察让她去找芸曦，可是警察根本不相信她，还通知了育幼院的人来带走她。苔曦心里害怕，趁着警察不注意，逃出了派出所。那时候，金必重正巧要到警察局询问有无苔曦两姐妹的消息，与正要逃走的苔曦撞个满怀，爷孙俩再一次擦肩而过，留下了遗憾。

金必重找不到两姐妹，心里也是焦急万分。

“芸曦，芸曦，你等着姐姐，姐姐来了……”苔曦奔回到车站，却没找到妹妹，正想再找，警察追了过来。苔曦以为警察要来抓她，没命地逃开。可是警察是受了金必重拜托，出来帮忙找苔曦，但是她又哪里会知道呢……

这时候，可怜的芸曦还在车站六神无主地喊着姐姐的名字。已经等了很久，姐姐却还没有出现，芸曦更着急了。不由地冲到马路中间大喊起苔



曦的名字。突然间一辆卡车没注意，将她撞倒在地。

芸曦满头是血，围观的路人都以为芸曦没救了，撞到人的伍山婶和黄国图夫妻更是吓得没命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看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黄国图更慌了。没法子，只好先把芸曦抱上车，假装要送芸曦就医，可是他们却把芸曦带回了家。伍山婶惊魂未定，直骂先生笨，黄国图也束手无策，只得将芸曦先安置了。

伍山夫妇见小芸曦昏迷不醒，还叮咛女儿盛希不要靠近她。

“你看，这下怎么办？万一她不能醒来呢，到时候你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伍山婶还是那副德性。

已经一个头两个大的黄国图被伍山这么一说，更烦躁了：“你能不能安静一点！我现在正在想法子啊！”两人从这件事吵到怪彼此不该花钱买了这辆二手卡车，带来霉运，没完没了。

两人拼命吵着，芸曦也一直没醒过来。

“喂……金苔曦你不要跑，金苔曦……你在哪里？”警察叫喊着。

苔曦没找到芸曦，心里更慌，还得不断逃开警察的追赶。跑着跑着，一不小心跑进了一条死巷，眼看就要被警察找到。这时突然有只手将苔曦拉了过去。是张在赫！那个先前被流氓欺负的男孩。他在车站前认出了苔曦，知道她有麻烦，特地来帮她一把。

“走了，你还好吧？”在赫见苔曦脸色很糟，不住地哭泣，问清了原委，才晓得苔曦的父亲已经过世，芸曦又不见了。他看着苔曦的样子实在可怜，现在的苔曦和自己已经处境相同了，苔曦的爸爸又帮过他一次，同病相怜，在赫决意帮助她。于是先将苔曦带回自己的住处安置，然后再设法去帮她拿回钱包。

这一方，遍寻不着孙女的金必重，深觉对贤浩过意不去。

“我太粗心了，他那样落魄地跑回来找我，我就应该看出来；为了顾及自尊，我居然害死了儿子……”他很后悔，吩咐朴贵中留下继续寻找苔曦和芸曦，他则先回汉城去等候消息。朴贵中和协助寻找两个女孩的警察，寻访了一整天都没有两人的下落。一行人到餐馆去歇脚，却恰巧来到



张在赫打工的地方。

“刚才那位老先生就是金苔曦的亲爷爷是不是？他看起来很面熟。”其中一位警察说道。

“是啊，我也觉得好像是在报纸上看过，应该是位名人吧，是政治人物吗？”另一个警察应和起来。

朴贵中解释金必重的身份是济河集团的会长，并且向他们说明苔曦就是他的亲孙女，希望早点把苔曦和芸曦找到，带回去照顾。

三个人的对话被在赫听见，他不禁心头一震。因为，张在赫与济河集团前负责人张基允有莫大关联。当年，张基允因股票大跌导致心脏麻痹死亡，济河电器被济河物产收购。在赫曾经富贵的家业也因商场斗争一夕间倾覆，在赫也从此开始一个人生活。现在听见了济河集团的会长竟然是自己所救的苔曦的爷爷！他心里盘算着，如何帮苔曦，也“帮自己”。

回到了住处，在赫为苔曦带了吃的。可是苔曦挂念着芸曦，根本没有胃口。

“我妹妹她一定一整天都没吃到东西，我妹妹只要一餐没吃就会饿得晕倒，呜呜……”苔曦心里苦，眼泪掉个不停。

在赫安慰她，接着又拿出一个木盒，里头除了有张照片，满满的都是在赫这些年工作赚回的钱。在赫决定去找那些混混，用这些钱换回苔曦爸爸的钱包。他认为只要能找到那个钱包，他就能帮苔曦找到爷爷，而且他还有另外的打算。

“我还得找回我爸的皮夹……”找不到芸曦又找不回钱包，苔曦很担心。

在赫有了打算，告诉苔曦先放心休息，明天再想办法。苔曦实在也累了，只好依他，不安地睡了过去。

深夜，在赫见苔曦睡了，带着木盒跟钱去那班混混的根据地。里头那班恶棍都在，尤其是排行老二的小流氓，最是恶形恶状。正跟带头的老大抱怨勒索来的钱越来越少。带头的那人看来十分不耐烦，要小流氓们闭上嘴。门外，在赫认出这帮家伙就是抢走苔曦钱包的人，径自走了进去，一

www.ertongbook.com